

！
文季叢書

懷

士

集

一

在版出

生

六之書叢季文版

集土懷

社版出活生

34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渝版文學叢書之六

懷土集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

渝一版

著者

一文

編輯者

文季社

發行人

吳文林

發行者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定價國幣拾伍元整

重慶民國路二十一號
成都陝西街一三八號
桂林中北路西里六號

目次

春

小紫花

獨行

燭

手指

獸想

傷往

山

鼓

地

二四

二二

一八

一六

一三

一〇

八

五

三

鷓鴣

囊螢

殘夢

星

小樓

梅花之獻

古樹

金子

電

雷

雨

爪園

祖母

二七

二九

三八

三五

三九

四四

四八

五三

五五

六六

雪

七二

地之子

七六

霧之歌

七

鬧鬼的屋子

八二

江之歌

八七

傷者

九一

野狗

九三

後記

九五

春

孩子，還記得我們一同唸着「秋天裏的春天」的時候麼？我們是懷着兩顆多麼期望的心，把那本書攤開在我們膝頭，唸着那些充滿希望的語句，而又終於流下了歡喜的淚滴？

設想我們現在是睡在冬天的草原，仍然唸着那樣的句子，我們會如何地作出祈禱，又如何地作出祝福？

風之翼會鼓動着，自天上午春的消息也該已駛在那兩扇翅膀上面了

春是復活大地的使者。草原做了春風的家。

春的日子來到，愛情的日子也就隨着成長。

春給我們幸福和鼓舞，愉快和安慰。

受着春天的愛撫，我們是有福的。當大地在春天復活的時候，大地
的兒女便都在春的庇蔭下蘇醒了。

有了美麗的春天，才有美麗的生命呢。

草芽呵，你在春風中點頭了罷。蝌蚪呵，你也在感謝春賜給你的生長

麼？

風之翼在鼓動着了。我在風之翼的鼓動中，聽出了春天的腳步。

孩子，巴南約席先生的話是說得不錯的。

三十年十二月。

小紫花

我是這麼偶然地看到了一小塊花園，我看，這花園裏有一種花是爲了給人快活才開滿在草叢之中的。

這是一種小小的紫色的花。

我望着他們，他們都向我欣悅的張開了嘴。

但我不知道這生長小紫花的園子是誰家的園子。

我在園中小徑上徘徊着，我呼吸着園子裏的新鮮的氣息；從距離小徑不遠的地方，傳來一種美麗的唱聖詩的聲音。

一定是從一個純樸的女孩子口中發出來的。我想，她會是一個可愛的虔敬的姑娘，她也許正在爲誰祝福。

誰會得到她的祝福呢，在這樣新鮮的早晨，在露珠還是圓圓的閃着光采的時候，他便在爲誰祝福着。——口中發出聲音。——鳥在叫了，那調子是多麼愉快！——聲音。

我在想着我是來到了誰家的園子，——誰家的園子裏有這麼多的小紫花呢，這些小紫花沒有香味，沒有奪人的顏色，但他們開放時，却欣悅地張着小嘴，露着素淡的樣子，開滿了一整個花圃；他們生長在草叢之中，並不與別的花去爭妍，然而他們一朵朵的開在野草中，每一朵都叫人快活。

無論我在這園中小徑上站多久，我決不會有摘下這些小紫花的意思，而這些小紫花，也決不是爲了給人呈獻或贈與才開得這麼叫人快活的。

關門問答。

關門問答。

而今，獨有的一盞紅燈亮過以後，黑暗便整個地把巷子佔據了。

巷子裏，巡夜人的一小盞紅燈亮過以後，黑暗便整個地把巷子佔據了。望着那一星搖曳的燈火隱隱消逝，脚步就自然地踉蹌起來；踉蹌着，像一個老年人，我在這巷子裏踽踽地行走。我彷彿要在這巷子裏探尋什麼人家，而我找到的却是一片夜色，一片深沉的夜色，夜吞沒了一切。我在夜巷中摸索着，我想摸到那是我熟識的屋檐下去站一會也不可能了。

巡夜人會整回來麼？

夜深了，在深夜的小巷中摸索着，我辨認不出夜的世界。

小巷怎麼沒有一點慘綠的磷光呀，我是多麼需要它照亮那間小屋呵。我彷徨在這死一般的夜巷裏，我不想把那扇門去叩擊。

我感到悶塞，我想呼喊：我要從這裏叫出她的名字。

真得喊一喊呀，這小巷太靜了；我不能老這樣蹣跚地獨行在這小巷裏，我希望我變成一個盲者，我想摸到我要去的地方。

巡夜人還會搖拽着紅紅的燈火盪回來的吧。

我希冀着。我希冀着一盞紅燈引我從這小巷裏走出去。

忽然，我覺着了寒冷和恐怖。我眼前閃過了兩個朋友的影子。我看見了他們，他們都是像柴薪似的投擲在可以燒燃他們生命的地方去了……。

是在那塊地方，他們燃點着生命的火燄，照亮着黑暗的巷子，或者，他們是走進了別的房屋，在屋子裏圍聚着夜話……。

如今，祇有她，還住在小巷裏面，她沒有跟朋友們走，她跟我也不再做朋友。我辨不出那間屋子是她的住屋，即使認了出來，我也羞于去作一個驚闖的叩門者。

我蹣跚地獨行着，我在這小巷裏走來走去。

踽踽地環顧，在這小巷裏的人，是有陰沉的性格和苦痛的回憶的。

燭

像一個孩子愛在夏夜撲捉螢火，我愛在黑暗中燃起一室白燭。我讓燭光把暗室映滿。我想，室內既映滿了燭光，心中也將映滿純潔。一隻，兩隻，三隻，無數隻白燭放射出美麗的光燄。台上，几上，如同植了無數銀樹。滿室白燭已使我變得這麼甯靜而舒貼。我彷彿得着了一個人給與的愛撫和安慰。

我不信在白燭之前還會有寒冷與寂寞。在白燭的光耀中，我得着的是平和與溫暖。我彷彿要爲誰祈禱：爲深巷中一條汪汪吠叫的野狗。爲夜半上一個吊兒郎當的流氓。爲靜夜裏敲着一面更鑼緩緩走過街巷的更夫。在白燭的幸福的光影裏，我祝福他們每一個人，甚至那條不安的野犬。

白燭叫我變得這麼誠，純潔，白燭給人以如此崇高的情操。

我癡癡地凝視燭蕊，於幻想人的心如同純白的基督。

我在狗吠中默禱。我在燭光中祈求。我在更鑼中說着祝語。我彷彿聽見了誰在輕輕地唸我的名子。那是一個姐姐，還是一個弟弟？

「弟弟，是我，你的姐姐。」

「哥哥，是我，你的弟弟。」

但我又分明聽見媽的聲音：

「你怎麼也不剪剪暈圓的燭花呵，孩子。」

三十一年一月。

手指

破曉以前，我經過這小山上的一間新蓋的泥屋時，我聽見一隻鋼琴曲子從泥屋內發出來，我便停止了腳步。

這泥屋是一個音樂學校的鋼琴室。

室內，有一個女孩，在鍵盤上按着她的手指。沒有燈，祇有兩支土燭在燃燒着；沒有燭台，土燭祇好放在鋼琴架上；樂譜攤開在她的面前，她在土燭的光亮中有點感覺困難地認識着每個音符。但她臉上有那麼光輝！她是那麼專注而又神往！

她在彈奏着……

她像祈禱上帝一般虔心，像默唸聖經一般深摯，像唱聖詩一般柔和，她

在鋼琴上活動她的手指；

那琴音叫人好快樂呀，叫人感覺眼前一下子就變得格外光明，格外美麗了起來，叫人想好好地活下去，好好地做些幫助人的事；

音樂，呵，音樂，你給人以生的力！

兩支土燭發出了兩圈美麗的火花，照耀着這黎明以前的鋼琴室。

她正在鋼琴室的燭光下彈奏着……

我聽得想要發笑；我要微微地笑一陣……

但我忽然又想哭了。——誰都會有幸福得驀然流淚的時刻呀，而我便正在意味着這種幸福。

呵，多少曲子，激盪着我們，像熱情的風暴，像洶湧的洪濤，像春天的雷聲，像夏日的大雨，多少曲子，撫慰着我們，像母親一樣輕輕地拍着我們入睡；多少曲子，又像一條小小的溪流，流過我們的心……